

說岳全傳

一
函
二十冊

第二十九回

2001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處世光陰難百歲知已無多却少眼前困危莫心焦但得春
一雷動平步上青霄 自古男兒須奮志能文善武莫辜看

名將出衡茅談兵中窺處莫認滑稽曹石講臨江月

話說岳大爺在馬上回頭看那人時却是相州開客店的江振
子江振道你如何却在此怎地我害了你那江振子道不瞞
大爺我自從你起身之後有個洪中軍說是被岳大爺在劉都
院大老爺面前贏了他害他輩了職統領了許多人來尋你曾
帳小人同他說已回去了兩日他怪小的留了大爺們尋事把
小人家中打得粉碎又分付地方不許容留小人在那裡開店
小人無奈只得搬到這裡南薰門內仍舊開個客寓方纔小二

來報說大爺們找匹馬過去了故此小人趕上來請大爺們仍
到小店去歇罷岳大爺歡喜道這正是他鄉遇故知了忙叫兒
弟們轉來四人聽見各自回轉馬頭岳大爺紐說江振子也在
此開店四人亦各歡喜一同回到江振子店前下馬江振子忙
叫小二把相公們行李搬上樓去把馬牽到後槽上料送茶送
水忙個不了岳大爺問江振子道你先到京師可曉得宗留守
的衙門在那裡么江振子道此是大衙門那個不曉此間望北
一道大路有四五里極其好認的岳大爺道此時想已坐過堂
了江振子道早得很哩這位老爺官拜護國大元帥留守汴京
上馬管車下馬管民這時候還在朝中辦事未回要到午時過
後方坐堂哩岳大爺說聲領教了隨即走上樓來取了劉鄩院
的書打點下樓湯懷問道哥七要往那裡去岳大爺道兄弟你
有所不知前日劉鄩院有書一封叫我到宗留守處當面投遞
我聽見主人家說他在朝中甚有權勢愚兄今去下了這封書

若有意思恩兄討得個出身兄弟們都有好處牛皋道既如此兄弟同你去岳大爺道使不得什麼地方倘然你鬧出禍來豈不連累了我牛皋道我不開口我在衙門前等你就是岳大爺執意不肯王貴道哥上好入我們一齊同去認上這留守衙門不許牛兄弟生事便了岳大爺無可奈何便道既是你們再三要去只是要小心不要做將出來不是小可的唬嚇人道包你無事便了說罷就將房門鎖了下來樓對江振子道相煩主人焙應門戶我們到留守衙門去上就來江振子道小人薄酒一杯替大爺們接風望大爺們早些回來五位兄弟應聲多謝不勞費心出了店門一全步行一直到了留守衙門果然雄壯站了一會只見一個健軍從東首轅門邊茶館內走將出來岳大爺就上前把手一拱叫聲將爺借問一聲大老爺可曾坐過堂么那健軍道大老爺今早入朝尚未回來岳大爺道承教了轉身回來對眾弟兄道此時尚未回來等到幾時我們不知回

寓明日再來罷衆弟兄道悉聽大哥五個人撥轉身行不得半里多路只見行路的都兩邊立定說是宗大老爺回來了衆弟兄也就人家屋檐下站定了少刻但見許多職事衆軍校隨着宗留守坐着大轎或七武七一路而來岳大爺同五人跟在後邊觀看直至大堂下轎進去不多時只聽得三杯升堂鼓兩邊衙役軍校一片聲吆喝宗留守就升堂公坐分付旗牌官將一應文書陸續呈繳批閱倘有湯陰縣武舉岳飛來可着他進來旗牌官應一聲吓列位你道宗大老爺爲何曉得岳飛要來只因那相州節度劉光世先有一書送與宗留守說得那岳飛入間少有益世無雙文武全才真乃國家之梁棟必要宗留守提拔所以宗留守日也想那岳飛也不知道是真才實學也不知道是個大財主劉節度得了他的賄賂買情囑托疑惑未定且等他到來親見便知且說岳大爺等在外見那宗留守果是威風凜凜像個闊羅天子一般好生害怕湯懷道怎的這留守回來

就坐堂岳大爺道我也在此想他五更上朝此時回來也該歇
息歇息吃些東西纔坐堂理事大約有什么緊急之事故此這
般急促正說間但見那旗牌官一起一起將外府外縣文書遞
進岳大爺道我也好去投書了只是我身上穿的衣服是白色
恐怕不便張兄弟你可與我換一換張頭道大哥說的極是換
一換好當下兩個把衣服換轉岳大爺又道我進去倘有機緣
連兄弟們都有好處若有些山高水低賢弟們只好在外聲聲
安待切不可發惱鼓噪莫說爲兄的連賢弟們的性命也難保
了湯懷道哥也既如此怕我等臨場有自家的本事何必要下
這封書就得了功名傍人也只道是借着劉節度的名號岳大
爺道我自有主意不必阻擋我竟自一個進了轅門來見旗牌
稟說湯陰縣武生岳飛求見旗牌道你就叫岳飛么岳大爺應
聲道是旗牌道大老爺正要見你且候着旗牌轉身進去稟
道湯陰縣武生岳飛在外候見宗澤道喚他進來旗牌答應走

出叫聲岳飛大老爺喚你可隨我來要小心些吓岳大爺應聲
曉得隨着旗牌直至大堂上雙膝跪下口稱大老爺在上湯陰
縣舉子岳飛叩頭宗爺望下一看微乚一笑我說那岳飛必是
個財主你看他身上如此華麗便問岳飛你幾時來的岳大爺
道武生是今日纔到即將劉節度的這封書雙手呈上宗澤折
開看了把案一拍喝聲岳飛你這封書扎出了多少財帛買來
的從實講上來便罷若有半句虛詞看來棍伺候兩邊衙役吆
喝一聲早驚動轅門外這幾個小弟兄聽得裡邊吆喝牛鼻就
道不好了待我打進去搶了大哥出來罷湯懷道動也動不得
且看他怎么發落再作道理那弟兄四個指手劃腳在外頭探
聽消息這裡岳大爺見宗留守發怒却不慌不忙徐乚的稟道
武生是湯陰縣人氏先父岳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黃河水發
父親喪于清波之中武生賴得母親抱了坐于花缸之內永至
丙黃縣得遇恩公王明收養家業田產盡行漂沒武生長大拜

了陝西制副為義文學成武藝因在相州院考蒙劉大老爺恩
義着湯陰縣徐公查出武生舊時基業又發銀蓋造房屋命我
母子歸宗臨行又贈銀五十兩為進京路費着武生到此討個
出身以圖建功立業武生一貧如洗那有銀錢送與劉大老爺
宗濤聽了這一翻言語心中想道我久聞有個周侗本事高強
不肯做官既是他的繼子或者果有些才學也未可定也罷你
隨我到箭廳上來說了一聲一眾軍校簇捧着宗爺來了岳飛
來到箭廳宗濤坐定遂叫岳飛你自去揀一張弓來射與我看
岳大爺領命走到旁邊弓架上取過一張弓來試一試嫌軟再
取一張也是如此一連取過幾張俱是一樣遂上前跪下道稟
上大老爺這些弓俱太軟恐射得不遠宗爺道你平常用多少
力的弓岳大爺稟道武生開得二百餘斤射得二百餘步宗大
老爺道既如此叫軍校取過我的神臂弓來只是有三百斤不
知能扯得否岳大爺道且請來試一試看不一時軍校將宗爺

自用的神臂弓并一壺雕翎箭擺列在階下岳大爺下階取將
起來一拽叫聲好搭上箭弦七雷一連九枝枝枝中在紅心放
下弓上廳來見宗爺宗爺大喜便問你慣用什麼器械岳大爺
稟道武生名件俱曉得些用慣的却是鎗宗爺道好叫軍校取
我的鎗來軍校答應一聲兩個人將宗爺自用那管點鋼鎗抬
將出來宗爺命岳飛使與我看岳大爺應了一聲拈鎗在手仍
然下階在箭場上把鎗擺一擺橫行直步直步橫行裡勾外挑
埋頭獻鑽使出三十六翻身七十二變化宗爺看了不覺連聲
道好左右齊七的喝采不住岳大爺使完了面色不紅喉氣不
喘輕七的把鎗倚在一邊上廳打躬跪下宗爺道我看你果是
英雄倘然朝廷用你爲將那用兵之道何如岳大爺道武生之
志倘能進步只願

令行闕外搖山岳

隊伍嚴看賞罰明

將在謀猷不在勇

高防固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當施愛

計重生靈不爲名

獲獻元戎恢土地

指日高歌定太平

宋留守听了大喜便分付掩門隨走下座來雙手扶起道賢契
詩起我且道是賄賂求進那知你果是真才實學叫左右看坐
來岳大爺道大老爺在上武生何等之人擅敢僭坐留守道不
必謙遜坐了好請岳大爺打了一躬告坐了左右送上茶來吃
過宋爺便開言道賢契武藝超羣堪爲大將但是那些行兵佈
陣之法也曾溫習否岳大爺道按圖佈陣乃是死殺之法亦不
必深究宋爺听了這句話心上覺得不悅便道據汝這等說古
人這些兵書陣法都不必用了岳大爺道排了陣然後交戰此
乃兵家之常但不可執死不變古時與今時不同戰場有廣狹
險易豈用得一定的陣圖夫用兵大要須要出奇使那敵人
不能測度我之虛實方可取勝倘然賊火倉卒而來或四面圍困
那時怎得工夫排佈了陣勢再與他廝殺么用兵之妙只要以

權濟變全在一心也宗介听了這一指議論真乃國家梁棟刈
節度可爲識人但是賢契早來三年也好遲來三年也好此時
真也不湊巧岳大斧道不知大老爺何故忽發此言宗爺道賢
契不知只因有個藩王姓柴名桂乃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在滇
南七寧州村爲小梁土因來朝貢當今天子不知听了何大言
語今科要在這登取狀元不想聖上點了四個大主考一個是
丞相張邦昌一個是兵部大堂王鏊一個是右軍都督張俊一
個就是下官那柴桂送進四封書四分禮物到來張丞相收了
一分就把今科狀元許了他了王兵部與張都督也收了只有
老夫未嘗收他的如今他三個作主娶中他做狀元所以說不
湊巧岳大爺道此事還求大老爺作主宗介道爲國求賢自太
要取真才但此事有好些週折今日本該相留賢契再坐一談
只恐耳目招搖不便且請回寓且到臨場之時再作道理便了
岳大爺拜謝了出轅門來眾弟兄接見道你在裡邊好時候不

出來連累我們好生牽累爲甚的你面上有些愁眉不展想必
爲了那留守的氣了岳大爺道他把爲兄的敬重的了不得有
什麼氣受且回寓去細說弟兄五個急也趕回寓來已是黃昏
時候岳大爺與湯懷將衣服換轉了主人家送將酒席上來擺
在桌子上呼聲各位大爺們水酒蔬餚不中吃的請大爺們慢
吃的飲一杯小人要陪應前後客人不得奉陪說罷自下樓去
了這兄弟五個坐下飲酒岳大爺只把宗留守看書演武之
事說了一遍並不致題那柴王之話但是心頭暗也細問衆弟
兄那知他的就裏常晚無話到了次日上午只見店主人上來
悄也的說道留守衙門差人抬了五席酒餚說是不便相請到
衙特送到此與大爺們接風的怎么發付他岳大爺道既如此
將上樓來當下封了二兩銀子打發了來人主人家叫小二和
幫把酒送上樓來擺好就去下邊燙酒着小二來伏侍岳大爺
道既如此將酒燙好了來我們自會斟酌不勞你伏侍罷牛阜

道主人家的酒不好曰吃他的既是衙門裡送來不要回席的
落得吃他娘也不謙遜坐下來底着頭亂吃了一會王貴道
這樣吃得不高興又要行個令來吃方妙湯懷道不錯就是你
起令王貴道不是這樣說本該是岳大哥做令官今日這酒席
乃是宗留守在岳大哥面上送來的岳大哥算是主人道令官
該是張大哥做湯懷道妙阿就是張大哥來張顯道我也不會
行什麼令只要說一個古人吃酒要吃得英雄說不出的就罰
三杯衆人齊声道好當時王貴就滿上的斟了一杯奉與張顯
張顯接來一口吃乾說道我說的是關雲長單刀赴會豈不是
英雄飲酒湯懷道果然是英雄我們各敬一杯吃完張顯就斟
了一杯奉與湯懷道如今該是賢弟了湯懷也接來吃乾道道
我說的是劉季子醉後斬蛇可算得英雄么衆人齊道好我們
也各敬一杯第三輪到王貴自家也吃了一杯道我說的廷霸
王陽門宴可笑得是英雄吃酒么張顯道霸王雖則英雄他既

將不殺了。如季以致有後來之敗。尚有不足之處。要謂
今該輪到牛兄弟來了。牛臯道。我不曉得這些古話。只是我
他成碗不纔。石頭就。算我是個英雄了。四人听了大笑道。也
也罷。牛兄弟竟吃三杯罷。牛臯道。我也不耐煩。這么三杯。而杯
竟拿大碗來吃。兩碗就是當下。牛臯取過大碗。自吃了兩碗。聚
人齊道。如今該岳大哥收令了。岳大爺也斟了一杯。吃乾道。
位賢弟俱說的。漢魏三国的人。我如今只說。
帝天禧年間的事。乃是曹彬之子曹瑋。張
在席間吃酒。霎時不見。一會兒就將敵人之頭。擲于筵前。這不
是英雄。衆弟兄道。大哥說得爽快。我們各敬一杯。牛臯道。你們
是文縐巾的。說今道古。我那裡省得。竟是猜枚吃酒罷。王貴道。
就是你起牛臯。也不推辭。竟令各人猜枚。一連輸了幾碗。衆人
亦吃了好些。這弟兄四個歡呼暢飲。吃個盡興。獨有那岳大爺
心中有事。想這武承元若被王子佔去。我們的功名就出于人。

下那能個討得出身一時酒湧上心頭坐不住不覺靠在棹上
竟睡着了張湯兩個見了說道往常同大哥吃酒論文論武何
等高興今日只是不言不語不知為着甚事那兩個心上好生
不快活立起身來向旁邊榻上也去睡了王貴已多吃了兩杯
歪着身子靠在榻上亦睡着了只剩牛鼻一個獨自拿着大碗
尚吃個不住抬起頭來只見兩個睡着在桌上兩個不知那裡
去了心中想道他們都睡了我何不趁此時到街上去看七景
致有何不可遂輕輕的走下樓來對主人道他們多吃了一杯
都睡着了不可去驚動他我却去出個茶就來店主人道既如
此這裡投東去一條衚衕內有大空地寬暢好出茶牛鼻道我
自曉得出了店門望着東首亂走看着一路上挨七擠七車水
關熱不覺到了三义路口就立住了腳想道不知往那一條路
去好要忽見對面走將兩個人來一個微身白淡身長九尺圓
曰臉一個渾身穿紅身長八尺淡紅臉兩個手挽着手說七笑

笑而來牛鼻側耳聽見那穿紅的說道哥也我久聞這裡大相
國寺甚是熱鬧我們去走走那個穿白的道賢弟高與東京奉
陪就是牛鼻聽見心硬白告我也聞得東京有個大相國寺是
有名的我何不跟了他們去遊玩遊玩有何不可定了主意竟
跟了他兩個轉東過西到了相國寺前但見九流三教教買賣
趕趁的好不熱鬧牛鼻道好所在進大哥也未必曉得有這樣
好地方哩又跟着那兩個走進天王殿來只見那東一堆人西
一堆人多圍裹着那穿紅的將兩隻手向人叢中一拉叫道讓
一讓那衆人看見他來得先就大家讓開一條路來牛鼻也隨
了進去正是

白雲本是無心物

却被清風引出來

不知是假甚事的月所下回分解

